

不信青春喚不回

南方壺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低迴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

這首詩是于右任先生所作。其後好友趙民德先生於 1981 年曾做四不詩：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道相思盡成灰，
不與蒼天問休戚，不到黃河誓不回。

民國八十九年我離開了任教十六年的中山大學，來到新成立的高雄大學。當年十一月，國科會徵求高中資優班的計畫，我們只有三位教師，但仍很勇敢地去申請。共有四所國立大學去申請數學資優班的計畫，高雄大學是被核准的兩所大學之一。那時心情的雀躍是可以想像的。

我來高雄大學當然是徵得內人的同意，內人則仍留在中山。自從去美國唸書以來，除了畢業後在美國任教那一年在不同的學校，我們一直在一起。讀研究所時，研究室相隔一間，在中山任教研究室更就在隔壁，電話聲相聞。另一位我必須徵求意見的是多年來於公於私一直給我最大協助的千惠。

回想民國七十三年八月我與內人初到中山，那是中山的第五年，操場才剛完成填海工程，常有同學於課餘去那裡踩一踩，讓它結實些。學校安排我們研究室在文學院三樓。暑假時人煙稀少，一日我們正要上樓，突然被喝住，“你們是

心在南方

學生嗎？”我們答以“不是”“不是學生怎麼來這裡？”
“我們是老師。”那位盡職的管理員後來與我們成為好朋友。他退休後進入車管會，我回中山他見到我時仍非常熱情。

中山應數所七十六年成立，千惠早一年來中山協助籌備。那時她尚是個小女孩，第一天到學校報到，所辦公室裡面空無一物，從零開始，也真難為她。

要來高雄大學，沒有千惠是不行的。當我問她是否願意一起來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於是我也就答應高雄大學願意前來。又從空空如也的系辦公室開始。

申請到資優班計畫，我們當然想到蘭屏姐。蘭屏姐是唸法律出身，她熱愛法律，不過大學一畢業便至中山擔任數學資優班的助理。她個性柔和，做事敏捷，那時她已離開服務三年的中山，在家三更燈火五更雞地準備考試。請她來協助，她也答應了。

美國是個移民的國家，移民者念故鄉，有些地名是將家鄉的地名前面加個 New。如 New Orleans、New York、New Hampshire、New Jersey 及 New Mexico 等，東北部那六州則稱 New England。將中山兩員大將先後引入這兒，倒不完全是念舊，而是如國父講的，要迎頭趕上。當年在中山成立應數所，彼時國內學術界競爭尚不是那麼激烈，可以慢慢摸索。今日我們必須要有一流的人才，方有可能在最短時間內將此地基礎打好。歷來移民常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如美國及澳大利亞等。這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除了她們二位外，又有鐘賢及宛頻等加入。我曾在一本書的序中寫著，由於他們幾位在這裡，使黃土飛揚的高雄大學，變得何陋之有。這

一大片校地不知是否地靈，但至少我們系上人傑有了。

這兩年來，看著那群喜歡數學的高生成長是有趣的。系上老師都熱心投入，內人是我們在中山的一支伏兵，也拔刀相助。她與李育嘉教授是學生覺得很親切的二位老師。蘭屏姐當然對學生耐心十足，學生則普遍覺得我太凶，笑容太少。我以為自己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學生則似乎並不如此認為。幸好有他們幾位，否則早把學生嚇跑了。

從九十年二月招收的高一學生，在今年一月四日休業式中，有十一位獲得結業證書，在本班的課程暫告一段落。

高中生學校課業是很繁重的，活動也不少。這十一位同學能排除困難，完成這兩年的課程是不容易的。尤其高雄大學交通不便，他們中有些從屏東有些從台南來，一趟都得花不少時間。即使家住高雄，沒有父母接送也都不是很方便來。

看到這十一位忠誠度如此高的同學，這些假日來陪他們的老師，應會感到欣慰。他們在高雄大學幾乎尚是一無所有時，就願意選擇我們。有這些熱愛數學的學生之支持，使已經鬢毛衰的我們年華未去，少年心事仍在，覺得當初來此地開闢這塊數學的新園地是值得的。我們對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的前景是樂觀的。

祝福這些即將高中畢業的同學，在往後的日子仍能繼續保持努力。要努力三十年，言志已酬便無志，希望數學永遠是他們愛用的工具，也希望他們將來能在各行各業中各領風騷。(92.1.7)